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

卿大夫之孝

愛親

左傳公孫敖卒於齊齊人或為孟氏公孫敖之家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之堂阜魯齊境上魯必取之從之卞人魯下邑大夫以告惠叔敖之次子難也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

國故也文公十有五年

臣按公孫敖從莒氏女不復其國故卒於齊其子惠叔請歸殯至期年尚未之許請之不已弗改毀容故曰猶毀至是立朝待命以示慘慼遂使其父得殯於寢可謂有愛親之心焉

國語楚語屈到子文嗜芰蔆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屈到之子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屈建字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

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無也）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以多少為差）不羞（進也）珍異不陳庶（多也）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臣按唐柳宗元非國語曰門內之禮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芰之薦不為愆義屈于以禮之末恐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

而進芰於邊是固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宋蘇軾復著論非柳宗元曰甚矣子厚宗元字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斃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啟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

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于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没而不

能執毋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令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遂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蓋宗元據祭義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之言而非屈建蘇軾又據曾子君子愛人以德細人

愛人以姑息之言而非宗元同爲愛親之意而軾之論深遠矣

楚平王囚伍奢而召其二子告以免父死奢曰尚至胥不至尚之爲人廉死節慈仁而孝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而父伍尚謂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歸死伍尚遂歸胥出奔吳

臣按奢之二子皆可謂孝子使無胥也尚亦不歸使無尚也而胥亦不奔矣夫孝子之有深愛者苟可以免其父則捐其身勿恤也有其歸之以幾免有其奔之以為報斯兩無憾矣

萬石君石奮為諸侯相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乃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長

子建為郎中令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索隱曰中裙近身衣也師古曰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牏音投）自澣洒（洒音洗）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萬石君卒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臣按石奮子弟俱以馴行孝謹著稱雖由父兄之教亦其天性仁孝有異乎常人也

馮唐以孝著為郎中文帝拜唐為車騎都尉景帝以唐

為楚相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耑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安全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

也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臣按經言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則雖以天子之尊必無有可以專用刑殺為威者也自天子以至於郡縣吏皆有為民父母之責者也民吾子也由乾父坤母言之民吾同胞也與我同藏一大父母者也屠戮吾民無異屠戮吾子弟也有屠戮子弟而不得罪於父母者乎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故酷

吏未有不反中其身者也陷於刑戮以為父母憂

真不孝之大者也屠伯有賢母而長惡不悛唐嚴

武驕暴而母憂為官婢故人一舉足而當以父母

之心為心也

祭彤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

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魯恭父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

歲晝夜號踊不絶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

成人鄉里竒之

馮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縣名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異閒出行屬縣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吕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强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

樊宏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門朝暮送饘粥

鄧隲母新野君寢病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閶隲弟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甍名

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隲等既還鄉里並居冢次閶至孝骨立有聞當時

陰興永平元年詔書稱其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

丁鴻父綝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陵陽侯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

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

桓榮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伸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

臣按史臣論曰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狥名者焉蓋鄧彪劉愷之讓其弟其弟遂受之是彪愷身欲美名而陷弟不義也鴻不遠而復謂之忠愛豈溢美哉

郅惲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後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王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甄異之以為首舉

臣按郅惲之說太子舉古初皆錫類之孝亦謂愛其母而施及於人者也

廉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隨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范父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鈎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

賈逵薦陳國汝郁郁字叔異性仁孝及親沒遂隱處山

澤後累遷為魯相

臣按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涕泣亦不食母憐之强為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

班超為人有志不脩細節然内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

劉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

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

江革少喪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刼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革轉客下邳貧

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敢動揺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常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常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

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陳紀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絶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像百城以勵風俗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

誠陋然舊多珍恠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背曰吴氏世不乏季子延陵季子矣及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吳氏之先

臣按吴祐之愛其父愛之以德也殺青寫書未至于不義而祐且諫非至愛結心能如是乎

趙咨少孤有孝行州郡舉孝廉並不就大司農陳𤍠舉咨至孝有道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

為養盜常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
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
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嘆跪而辭曰所犯
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
名

朱穆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

樂恢父親（恢父名）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
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即解出親

鄧彪少勵志脩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

臣按鄧彪之讓雖不合於禮之正經盖亦探其父志而為之者猶不失愛親之意也

韓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髙之

虞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

孔融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

魏司馬芝少為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

杜畿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

河東太守李敏惡公孫度所為乃將家屬入於海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

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脩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脩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

韓暨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債積資陰結死士尋擒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

孫禮初喪亂時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

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

臣按禮之報台為已厚矣然以母故則報台之厚正念母之勤也

徐庶從蜀先主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别遂詣曹公

楊洪忠清欵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

吳司空孟仁本名宗避孫晧字易焉初為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母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所感致

太史慈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慈為州家

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其母幷致餉遺融乜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欲告急於平原相劉備慈請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毋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

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耶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

乃然之慈到平原說備備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

至解圍散走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善汝有以報孔北

海也

臣按融愛慈而恤其母之窮慈愛其母而赴融之

急蓋不敢惡于人之理亦轉相及也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

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

衍大奇之

陸景（遜孫抗子）孫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

晉李密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少仕蜀為郎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
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
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
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
藥未嘗廢離前太守舉臣察臣孝廉後刺史舉臣秀才
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
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
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所苦尫羸
之極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
祖母何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何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
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
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

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

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

臣按蜀志密嘗奉使聘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為兄供養之日長

蓋仁人孝子之言而父母俱存者未必知其痛也

羊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

郤詵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

荀顗性至孝博學洽聞理思周密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

李憙宣帝辟為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憙母

疾篤乃竊踰城以出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忠節

王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

孝義稱

山濤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

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

數十上久乃見聽加賜床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為比

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

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山太常雖居諒闇

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耶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

臣按濤以至孝稱而奪情就職蓋亦習俗使然不自知其非禮者也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

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絶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一人云止止聲殷収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家有粟㾄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時人嘉其至性感通妻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

哭大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太傅楊駿輔
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優詔許終色養
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
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
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
思生魚敕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循汾叩凌而哭忽
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
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蓆

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

吳隱之年十歲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每聞隱之哭聲輟飡投筯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此輩人及康伯為吏

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范粲遷武威太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輙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涫令遭母憂以至孝稱子喬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絶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没足不出邑里

傅祗性至孝早知名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

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

曹志魏陳思王植之孽子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植曰此保家之主也立以爲嗣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病篤

周虓瓊之子領梓潼太守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騎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降於安堅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

之貴不以為榮況郎任乎堅乃止㧑乃密書於桓沖說

賊姦計大元二年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

苞謀襲堅事泄堅引㧑問其狀㧑曰漸離豫讓燕智之

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㧑世荷晉恩豈敢忘也

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

矣遂撻之徙於太原㧑竟以病卒其子興迎致其喪詔

曰㧑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

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

臣按虓以母故失節而其後箕踞不遜自投虎口意其時老母已死也圖堅報晉自托於漸離豫讓之儔可哀也已有子迎喪國典甄贈雖未拔身亦克永世故有取焉

刁彝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讐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

劉惔少清遠有奇標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為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

諸葛恢祖誕魏司空為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為瑯琊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剺面復睹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臣按靚之制行固有不可奪之志要其痛深創鉅無日可忘非已甚也

殷仲堪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毁以孝聞仲堪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帝有愧焉

仲堪為桓玄所殺子簡之載喪下都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私率僮客隨義軍躡桓後卒報父仇

溫嶠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為參軍琨誠繫王室謂嶠曰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

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奉表勸進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得歸葬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没在并土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氷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

臣按嶠之失不在於許琨以將命而在於不亟反命也使嶠哀祈以屢則絕裾之痛江左諸臣宜無不諒而許之者於時母未亡而琨亦未見害也何為濡遲宿留乎至於阻亂之後老母已死國恥私讐并在一身固應誓殲逆寇以慰聖善者也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嶠字性履深純譽流邦族始則承顔候色老萊勿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竟

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
主辱祗赴國屯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臣
竊究嶠於君親之際先儒之論多異者要其忠勤
許國亦足顯揚母氏若終身以喪禮自處縱未得
反哀墓次亦可無恤於人言已

郗愔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

鄧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

續咸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

徐邈遭父憂邈先患疾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

高嵩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弟以友愛稱歷顯位封建昌伯嵩少好學除太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納妾致訟被黜嵩乃自繫廷尉訟冤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嵩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

顧衆父秘交州刺史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

秘卒交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尋為州人所害衆往交

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秘曾莅吳興吳興

故舊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

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

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纔

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

謝尚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十餘歲

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収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異之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仕進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絶之痛痛之深莫深於兹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

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邱園而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耶

劉毅初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絰從事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理盡于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在凡庸本無感槩不能隕越固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靦然苟存

去春鑾輿廻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獘微情未申顧景悲悄今皇威遐肅海内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邱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宥于聖世不許

臣按毅以即戎墨經事寧表乞終制其辭有可矜焉若乃專肆很愎以至於敗昧終於立身之義焉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舉人臣李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六十七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一

卿大夫之孝

愛親

南史謝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食踰時

胡藩少孤居喪以毁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

趙倫之幼孤貧事母以孝稱

臧燾為助教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毁瘠著稱

臧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瘁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譬

王儉生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選尚陽羨公主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臣按任昉為王儉集序云年六歲襲封豫寧縣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圭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棺柩

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太宗閲而悲之
遂無以奪也與本傳小異

王規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
見必為流涕稱曰孝童

謝藺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藺晨昏温凊勤容戚顔未
嘗暫改恐僕從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疾畏驚一家
尊卑感藺至性咸納屨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謝幾卿父超宗徙越嶲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

别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灑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

謝舉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

王志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

王筠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

王銓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貶人不復識及

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錫弟僉八歲丁父憂容毀過禮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

袁昂雍州刺史顗之子也初顗敗傳首建業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為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絶而後甦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為孝感葬訖更制服廬於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為彖所養乃制期服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

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没惟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昂子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

孔奐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兊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

蔡廓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少子興宗年十歲喪父哀毁有異凡童子樽丁母憂廬於墓側齊

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

張岱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

張敷生而母亡年數嵗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嵗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輙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毁瘠成疾

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期而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

裴子野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陰氏所養年九歲陰氏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且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兎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

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

劉覽字孝智以所生母憂廬於墓常再期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嘔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

劉苞三歲而孫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見父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欷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歿悉假

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大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叔父繪常歎服之

夏侯詳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毁三年廬於墓側常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子亶嗣居喪盡禮廬於墓側遺財悉推諸弟

楊公則父仲懷為宋豫州刺史殷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屍號哭氣絶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

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

劉懷慰父乘人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子霽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母胡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母亡霽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

韋鼎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毁過禮殆將滅性

侯景之亂畧兄昻戰死京口畧負屍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畧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畧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

馮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為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耶

張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强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

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時人比之姜肱兄弟

馬仙琕父憂毁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陸襄為揚州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换廨居之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母憂去職襄已五十毁頓過禮

任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觧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嘔出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為甞餌臨終常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甞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絶良久乃甦因廬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昉素强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可復識

王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

許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為州黨所稱

賀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閒則習業俄遭母憂廬于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請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

陸瓊年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初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及喪還鄉詔加贈

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瓌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

庾杲之幼有孝行清貧自業

徐陵弟孝克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啖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啟宣帝嗟嘆良久乃敕自今享宴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皇太

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啗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臣按陵奉使在北侯景寇京師陵父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其致僕射楊遵彦書云吾奉違溫凊仍屬亂離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闗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

空桑行路含情猶共相慼葢亦孝子之情也

吳明徹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耕種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即樹之小子也

魯悉達幼以孝聞遭母憂哀毁過禮因遘疾卒謚孝侯

虞荔母隨荔入臺卒于臺内尋而城陷情理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帝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終不從

陶季直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

成景儁父安樂淮陽太守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内附景

儁謀復讐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邕和為鄱陽内
史景儁購人刺殺之重購邕和家人𤓰殺其子噍類俱
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儁家讐既雪每思報効卒謚
忠烈云
謝藺丁父憂晝夜慟號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
抑之後為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藺母
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藺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
刺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絶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

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子貞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絶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憂毁卒家人實恪(?)復憂貞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為貞說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毁滅乃進饘粥及魏克江陵入長安貞母出家於宣明寺貞在周侍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後數年奏放貞還母憂

哀毀羸瘠病篤卒

姚察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垣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察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常別名見為之動容陳亡入隋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垣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甦至是承襲愈更悲戚見者莫不為之歔欷丁後母

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於戶上

殷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

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

所不至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

被褥單複畢備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

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遇見死人溝中即

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

屍而哭每輙氣絶行路皆為流涕即江陵權殯入長安

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弟不侫居父喪以至孝稱會魏尅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絶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第四兄不齊于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侫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手自負土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

司馬暠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絶父每喻之令進粥然猶毀

瘠骨立丁父艱哀毁愈甚廬于墓側日進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曷結廬數載豺狼絶跡常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子延義初隨父入爾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曷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氷霜手足皸瘃至都遂致攣廢數年乃愈

李慶緒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讐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為東莞太守丁母

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

北史穆紹歷位祕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二尚書遭所生母憂免居喪以孝聞

長孫晟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

王晞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啟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晞願養母竟不受弟晧少立名行為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

崔瞻聘陳行過彭城讀道傍碑未畢而絶倒從者遥見以為中惡此碑乃瞻父㥄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㥄弟仲文有文學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没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為君為父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

閻元明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吕壽恩列狀

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鄰

臣按元明之母一見其子瞽目復明所謂誠孝之感無所不通也

楊慶祖元父剛並以至孝知名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有差隋文帝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為平陽太守

李崇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渤海相

盧義僖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為僕射李冲所歎美卒諡曰孝簡

宇文福子延位員外散騎侍郎以父老詔聽隨侍在瀛洲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逆戰身被重創賊縱火燒齋閤福時在内延突火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鬚髮盡焦于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

宋隱性至孝專精好學積遷行臺右丞領選尋以母喪歸列人地名既葬被徵乃棄妻子匿于長樂數年而卒隱弟宣宣子謨謨子鸞鸞弟瓊以孝稱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

臣按宋瓊因夢想而果獲瓜亦誠孝之所感也

刁柔居母喪以孝聞

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

賈彝父為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父獲申遠近歎之彝從兄潤潤曽孫禎居喪以孝聞使江左還以母老患病輙在家定省坐免官

韋閬子範範子儁少孤事祖母以孝聞子粲兄弟十三人並有孝行居父喪毀瘠過禮既葬廬于墓側負土成墳

陸卬父憂兄弟交相率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為孝居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

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沉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摶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尫病如此性至慈愛摶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于祖載方始告仰聞而悲痛一慟便絶摶弟彥師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仰廬于墓次鄉人重之旹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絶兄仰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弟孝義總萃一門

陸俟子麗興安初封平原王麗頻讓不聽乃啟以讓父
文成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以父
俟為東平王麗好學愛士常以講誦為業甚孝遭父憂
毀瘠過禮
蕭衹子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
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
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
孝之感

蕭大圜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

盧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沒哀毀六年躬營墳隴有終焉之志

崔仲哲早喪所生母為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于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歿

李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為青州

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爾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以為知幾

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

裴佗子讓之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乎由是自勉

裴俠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于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

汝耳時俠宅有大桑林因葬焉後賜爵清河縣伯以功進爵為侯子祥性忠謹俠之終也以毀卒

李平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

傅永父母並老饑寒十數載賴其強於人事勠力傭丐得以存立

斛斯徵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

元文遥父晞有孝行父卒廬于墓側而終文遥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

魏蘭根母憂居喪有孝稱父喪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憂毁殆于滅性次子敬仲敬仲子鴝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

裴駿子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修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已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修弟宣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

李崇以父賢勲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

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于國幼少封侯當報主

恩不得終于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王誼父艱毁瘁過禮廬于墓側負土成墳

賓皦事親孝奉諸兄以悌聞

柳檜安康人黄衆寶謀反圍檜郡城陥身被十餘創遂

為賊所獲檜守節不變遂害之子雄亮時年十四哀毁

過禮隂有復讐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部歸長安雄亮

手斬衆寶于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

柳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曰
禮緣人情若于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
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
不能抑遂以苫塊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慶兄
檜爲賊黄衆寳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
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衆寳于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
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
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責

于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供免

若干惠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即日徙堂于惠宅

劉亮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周文歎其至性

蔡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

田德懋少以孝友知名丁父艱哀毀骨立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帝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

降璽書存問下詔表其閭

韋祐父沒事母以孝聞

泉仚九歲喪父哀毀類于成人

柳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周文見而歎異之特加稟賜

申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

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

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

趙和太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輙還所司將致之于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

宗懍遭母憂去職哭輙嘔血兩旬之内絶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烏數千集于廬舍俟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

以為孝感所致

柳遐有至行初為州主簿其父卒于楊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瘁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為孝感所致

趙旻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盗伐其父墓中樹者

哭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泣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

元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

王頒父僧辯平侯景留頒荊州梁元帝為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隋開皇初獻取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兵數百人

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頒名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讐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請發其丘隴斵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于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白骨

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文帝以頒
所為亦孝義之道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頒固辭曰
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狥私心非是為國所加官賞
終不敢當帝從之
梁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
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曰餌五石可愈時求紫
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于園中見一物彥光
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

所感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毁瘠過禮起令視事帝見其毁甚嗟歎久之

邢蚪為光禄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漲河梁破絶蚪得一小船而渡船漏滿不没時人異之母喪哀毁過禮為時所稱

邢劭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毁過禮

李諧子岳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期慘未嘗聽婢過前

追思二親言則流涕
陽固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
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于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
臣按王頒剖陳武帝棺焚骨取灰與伍員鞭平尸
意同此皆孝思忿激而成故隋文亦不之罪也至
梁彦光得紫石英以愈親疾柳遐奉喪歸卒遇風
不覆天實有以助成云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一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二

卿大夫之孝

愛親

唐溫大雅性至孝與弟彦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後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于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歲餘卒謚曰孝彦博子振居喪以毀卒

高士廉子履行居母喪毁甚太宗諭使彊食襲爵許國公

賔抗父榮定為隋洛州總管陳國公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瘠過常母卒數號絶詔宫人節哭

薛萬備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仕至左衛將軍

王珪孫燾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

絜湯劑數從高醫遊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祕要討繹精明世寶焉

薛收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以父不得死于隋不肯仕房元齡言之秦王後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子元超九歲襲爵高宗即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

陳叔達陳宣帝子少封義陽王武德初封江國公嘗賜

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貞觀初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卻弔者

褚無量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枨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劉延祐子知柔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

虞世南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父荔卒世南毀不

勝喪文帝遣使至其家護視脩陷于陳寶應世南雖服
除衣布飯蔬脩還乃釋布啖肉宇文化及弒煬帝閒殺
其兄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
立
李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
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累年貶桂州遇盜將
加以刃子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
阿史那忠居父喪哀慕過人

王方翼祖裕尚同安大長公主方翼早孤哀毁如成人

時號孝童母李爲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

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埌塈完墻屋燎松丸墨爲

富家主薨還京師居母喪哀瘠甚帝遣侍醫療視

崔從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母喪兄弟廬墓手

藝松柏喪闋不應辟命

陳集原父爲欽州刺史有疾集原即不食及亡嘔血數

升即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

豹韜衛大將軍

李日知神龍初為給事中母老病調侍數日鬚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殞絶于道左右為泣莫能視廵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

劉禕之父子翼在隋為著作郎貞觀初召之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廵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為孝慈里

李乾祐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閭

韓思復祖倫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狀感咽幾絶故倫特愛之嘗曰此兒必大吾宗後襲祖封轉汴州司户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官至太子賔客卒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高季輔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汲縣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

劉徳威閨門友睦為人寛平生平所得俸禄以分宗親

無留藏子審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渡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煑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輙間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歎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為閨友得禄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宴如也羣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内外無間言後與吐番戰敗被執特詔其子易從省之旣至

而畨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畨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張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為泣下奇其操謂其父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為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

路敬淳父逸遇隋季大亂闔門死于盜逸遁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強飲食之更負以行乃得脫敬淳少志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

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

張九齡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母喪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鵲巢冢樹于極居父喪有節行

畢構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廝處丘園始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為構服三年弟栩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

李朝隱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名為揚州大督府長史固

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士人以為難

李光弼終父喪不入妻室事繼母至孝

郭子儀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

來瑱拾遺張鎬薦瑱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潁川太守

充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

路隋父泌從渾瑊會盟平凉為吐蕃所執死焉時隋方

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

母告以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上

五疏請修好畢得泌還詔可遣禮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愍惻贈綿州刺史官為治喪

楊炎祖哲以孝稱父播退居求志棄官歸養炎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

呂向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存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

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其心卒贈東平太守

杜讓能喪母以孝聞

王維資性孝友母喪毀幾不生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

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醴靣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翼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

趙憬志行峻極母喪免官有芝生壞樹

獨孤及子郁郁子庠喪父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弔客來輒號痛幾絶仕至尚書丞

李遜弟建母憐其孝每字之曰猧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甚瘳

奚陟少篤志通羣書諫大夫崔河圖持節使吐蕃表陟自副以親老辭不拜居親喪毀瘠過禮

崔衍繼母李不慈父倫自吐蕃歸李敝衣以見問故曰

行不吾給倫怒名行將袒而鞭之行涕泣無所陳倫弟殷趨白行所稟舉送夫人尚何云倫悟由是譖無所入

父卒事李益謹

韓皐父喪德宗遣使弔問俾論謚混名皐父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皐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鑑

高霞寓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採訪使洪經綸言之詔表闕于門

韋處厚事繼母以孝聞親沒廬墓終喪

韋倫居家以孝慈稱

郭丞嘏居母喪以孝聞

第五琦子峰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段秀實六歲母疾母不勺飲秀實亦不食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李晟幼孤奉母孝有子十五人憲與愬于諸子最號仁孝

柳晟年十二居父喪為聞孝

張孝忠性寬裕事親孝

權徳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

伊慎喪母將合葬而不知父墓晝夜哭夢若有導者既

發之舊志可按也乃得葬

馮宿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兎號孝馮家宿弟定居

喪號毀甚故數移疾

李紳六歲而孤哀等成人葬母有烏銜芝墜輤車

周墀少孤事母孝

賈直言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躄

殷踐猷以叔父喪哀慟嘔血而卒少子寅病且死以母蕭老不忍訣及斂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燕巢其楣後終給事中杭州刺史

丁公著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肯食稍長父勉勅就學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輙去侍養于家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癯悴見者憂其死孝覩察使薛苹表上至行詔刺史弔問賜粟帛旌闕其閭

崔元亮父喪客高郵卧苫終制地下濕因得痺病不樂進取

高郢父伯祥爲好畤尉安禄山陷京師將殺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而并貸之

李藩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

杜兼從弟羔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兼爲澤潞判官鞫獄有媪辯對不凡乃羔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號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耆老識其壠因是乃得葬

牛𡸣父蔚避地于梁道病𡸣與子扶藍輿歷閣路盜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盜廹之𡸣拜曰人皆有父今親

老而疾辛無駭驚盜感乃止及前途又逢盜輙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冡進帛褁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抵梁㴱趨蜀謁行在丐歸侍親疾會拜諫議大夫固辭見宰相杜讓能曰上遷幸當從親有疾當侍而㴱兄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時兄循已位給事中許之

竇羣母卒齧一指置棺中廬墓次

路巖父羣字正夫性至純潔親沒終身不食肉

孔述睿少與兄克符弟克讓篤孝已孤偕隱嵩山

羅珦子讓父喪幾毀滅服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

苻令奇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節度薛嵩嵩卒田承嗣盜其地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密語璘吾觀田氏覆亡無時汝能委質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俯泣不能對與父嚙臂別乃以衆降燧悅怒引令奇切讓令奇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臨刑色不變燧署璘為軍副

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旣聞父見害號絶泣血𤦺母匿
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别殿
楊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
五代王仁鎬周世宗時拜安國軍節度制曰眷惟襄國
實卿故鄉仁鎬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謂
所親曰仲由以為不如負米之樂信矣時人美之
張昭性至孝長興中丁内艱明宗聞其居喪哀毁賜以
錢幣開寶中封陳國公

李濤慷慨有大志以經綸為己任居家以孝友聞

宋邉光範性至孝母病疽光範常吮之

石熙載事繼母牛氏以孝聞弟熙導亨牛氏前夫子隨母歸石氏以熙載故奏補殿直從弟熙古幼弟熙正皆登進士第熙載撫之如一

李穆性至孝母常卧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後穆坐秦王事屬吏其子惟簡紿祖母以穆奉詔鞫獄臺中及責授為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每隔日陽

為入直即訪親友或游僧寺免歸暨於卒復毋終弗之知及居喪思慕以至滅性

錢若水事繼母以孝聞

陳恕事母孝母亡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

顔衎晉祖時官河陽節度副使得家問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衎不奏棄官去侍疾不復有仕宦意歲餘父疾不能起衎親自搦矢未嘗少倦後丁父憂哀毀甚俄名為

駕部郎中鹽鐵判官以母老懇辭閑運未名拜御史中

丞復抗表求侍養改戶部侍郎又堅乞罷免詔書褒許即與其母東歸

臣按古之人臣往往以養親之故至于棄官不待奏請當時不以為罪而常加褒擢教孝即所以勸忠無異道也

高防父從慶戍天井關與梁軍戰死防年十六護柩以歸事母孝好學

張藏英後唐末舉族為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

以身免後逢居道于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所執節帥趙徳鈞壯之釋不問以補牙職藏英後因居道避地闗南乃求為闗南都廵檢使至則微服攜鐵檛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于地齧其耳啖之遂禽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居道于前號泣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剖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為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讐張孝子

慎知禮太平興國中知興元府母年八十餘居宛丘懇

乞歸養退處十年縉紳稱其孝
楊礪建隆中舉進士甲科父喪絶水漿數日服除以禄
不足養母閒居無仕進意鄉舊移書敦諭礪乃赴官解
褐鳳州團練推官歳餘又以母疾棄官
宋湜早孤與兄泌厲志篤學事母以孝聞
孫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頮
任中正事親孝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
同見眞宗命中正母為班首恩賜坐

周起父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年十三詣京師訟父冤父乃得復故官

高若訥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

范廷名父鐸為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名年十八手刃父讐剖取其心以祭父墓

郭遠為環慶兵馬都監遭母憂不得解官凡三請乃許

慶帥杜杞賻以錢四十萬謝弗受

臣按遠不以金革廢禮可謂賢矣其弗受賻也不

愛官豈愛錢乎

王畯七歲喪父哀毀過人

李諮幼有至性父文捉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眞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

張觀拜左丞丁父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觀性至孝初爲祕書郎其父居業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眞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

常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覩于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

趙師民幼喪父哀慼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

楊察幼孤母頗知書常自教之敏于屬文

查道母常病思鱖羮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氷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後數年母卒絶意名宦

彭乘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闗有從宦之樂乘獨西坐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翼日奏乞侍養乘父卒既葬有甘露降于墓柏以爲孝感

司馬池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

王鼎事繼母孝敎育孤姪甚至

姚仲孫早孤事母孝後權三司使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日卒

李虛己父寅為衢州司理叅軍母老棄官歸虛己後知遂州以南郊恩封羣臣母妻虛己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為榮虛己遷屯田員外郎以便親請通判洪州時寅已謝歸春秋高寅母尚無恙虛己雙舉迎侍

陳琰丁父憂哀毀墳木連理

郭禎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禎解官服喪知禮院宋郊言禎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

臣按喪出母非禮也然可以愧世之不執親喪者馮元之議折衷而歸厚亦可以救世夫世俗之薄也不宜喪而喪不猶愈于宜喪而不喪者乎

賈黯知襄州迎父之官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卒致問黯輒笞卒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黯內懷不

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

臣按致問故人非于州事有撓也黯之答卒失愉婉之道矣且親即有過豈可直情徑行如是哉棄官而歸亦不遠之復也

王濟父恕開寶中知秀州盜起城陷為所殺將并害濟濟伏柩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為但恨力不能殺汝以報父讐耳賊義之捨去濟携父骨匿山谷間

既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謁其帥陳討賊之計

晁宗慤性敦厚事父母孝

張師德孝謹有家法不交權貴

喬維岳為淮南轉運使常按部至泗州司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

臣按此亦錫類之孝也有合于經不敢惡于人之義矣為法受罰觀過可以知仁

周審玉知鳳翔府代還奏朝請假丁內艱既而謂親友曰僕齒髮遲暮而未能辭祿仕者良以慰母心爾今可行其志矣乃拜章請老

李肅之內行修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道至于成人隨相繼為侍從

張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于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

守多頹廢殯不可辯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

張逸以謝泌薦引對眞宗問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

王隨爲京西轉運使陛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歸奉湯藥聖王之澤也眞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爲壽

祁暐天禧中母卒葬於州城之南暐既解官就墳側構

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兎馴擾墳側州人異之以狀聞有詔旌美賜粟帛

張士遜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為行服徒跣扶柩以葬

杜誼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顔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絶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淵泥水没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塗之每霞

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芟舍墓傍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于墓側誼泰然無所畏

朱壽昌以父巽蔭歷官知廣德軍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反矣遂得之于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

歸京兆錢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下士大夫爭為詩美之壽昌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既葬有白烏集墓上撫同母弟妹益篤

韓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辭官不拜世以孝與之

包拯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

徘徊不忍去

錢勰以主簿名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為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

張昇察官度支員外郎換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或指為避事范仲淹言于朝曰張昇豈避事者乃許歸養

趙槩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

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
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後遂為例

胡宿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

曾鞏性至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于委廢
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

黄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顔色衣不解帶及亡
廬墓下哀毁得疾幾殆

彭思永居母喪寠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衜亦孝謹以

父老棄官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張魁母病輙割股肉和藥以進母遂愈其後母卒廬於墓自負土植松柏
蔣偕父病嘗刲股以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耶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
張昭遠父凝殿前都虞侯寧州防禦使契丹入寇凝陷圍中昭遠年十八挺身挍出之
章粢應舉入京聞父對獄於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冤

張景憲母卒一夕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孫瑜奭子始奭之亡朝廷錄其子孫時瑜之子為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孫上之

張掞幼篤孝父緼病割股肉以療

李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之强食

沈起監真州轉般倉聞父病委官歸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選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令由父

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為人子者乃特遷之

范祖禹幼孤叔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

王巖叟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喪棄官歸養

孔武仲喪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為不舉

姚咒父寶戰死定川咒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

刻仇讐未報字

張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為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

任諒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諒挽衣泣曰豈有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為感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

岳飛為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飛至孝母

初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
漿不入口者三日
楊政父忠崇寧初夏人舉國大入戰歿政甫七歲哀號
如成人其母竒之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此兒其大吾
門乎
翟汝文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年
洪遵父晧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號既葬兄弟即僧舍
肄詞業夜枕不解衣

鄧肅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産其廬

李植以母老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

蕭振調婺州兵曹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以奉甘旨振不願仕後拜監察御史以親老乞補外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

洪擬初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兵叛擬挾母出避賊至欲兵之擬曰死無所避願無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

畱幾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

陳俊卿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

龔茂良居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

劉珙居家孝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毀內外緦功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

汪應辰為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
方進用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

王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内

顔師魯孝友天至初為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水
程數千里甫三日登于岸而颶風大作人以為孝感

李椿父升進士靖康之難升翼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
俱卒椿年尚幼蒙殯佛寺深竄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
艱苦備嘗竭力以養

彭龜年七歲而孤事母盡孝

王信初為建康府學教授扶其父喪歸草屨徒行雖疾

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卒遺訓其子以忠孝

公廉

柳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於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

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

高定子為郪縣主簿吳曦畔乙解官養母曦誅攝府事

宇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之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

定子衣不觧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

高斯得父稼死事于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歿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心仕進

趙希錧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錧撫棺慟哭不懾寇義而去

趙必愿未弱冠丁大母憂哀毀骨立丁父憂居喪盡禮

馬廷鸞世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為童子師遇有酒食饌

則念母藜藿不給為之食不下咽
危禎性至孝父疾願損已筭益親年疾尋愈
程公許少知孝敬大母俟疾公許不交睫數月疾革嘗
其痰沫既卒哀毀踰制
吴淵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
趙葵知滁州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封骨雜藥以寄之母
卒葵求觧官不許不得已復視事淳祐三年葵其母乞
追服終制不允葵上疏曰臣時于草土被命起家勉從

權制先國家之急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奬制又不許再上䟽曰臣昔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然哀疚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為忠所不敢辭是臣嘗先國家之急而効臣子之義親恩未報寢蹐一紀食稲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苫塊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月而除也及命提舉洞霄宮不拜

臣按葵在滁以李全故不得去官持服平全之後

便應終制而遲之一紀未可為純孝然兩疏誠懇猶賢乎已錄之以愧當時之若史嵩之其人者

別之傑為河北安撫副使言親八十乞祠歸養庶幾君親之義兩全從之

包恢侍其父疾滌溷掃除之役不命僮僕

趙景緯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不調景緯天性孝友雅志冲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徐霖丁外艱哀毀號絕水漿不入口七日

吳遵路母喪廬墓蔬食終制

劉清之母不逮養每展閲手澤涕泗交頤

遼耶律安圖父德呼以黨附東丹王即人皇王倍死安圖自

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事母至孝以父

死非罪未葬不豫宴樂

蕭陽阿父卒自五番部親挽喪車至奚王嶺人稱其孝

蕭樂音奴三歲居父母喪毀瘠過甚

郭企忠幼孤事母孝謹年十三居母喪哀毀如成人

耶律安禮幼孤事母以孝聞遼季閭閻避難未嘗一日怠溫凊天眷初從元帥于山西母喪不克歸葬主帥憐之賻禮甚厚安禮冒大暑挽柩行千餘里哀毀骨立行路嗟歎

馬百祿幼志學事繼母以孝聞

任熊祥事母以孝聞母歿時熊祥年已七十不食三日人皆稱之

完顏蘇蘭居父喪不飲酒廬墓三年時論以為難

元布呼密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
郝經金末河南亂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葅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時人異之金亡徙順天晝則負薪米為養暮則讀書
蒙古孫澤至大元年為福建廉訪使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
雷膺生七歲而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歸渾源艱難備

嘗織紝以為業課膺篤志于學事母以孝聞

高源幼力學事母孝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嚕噶齊馬怒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怒懼走賂權臣阿哈瑪特以他事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鄰里多阿哈瑪特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悲詣阿哈瑪特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況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哈瑪特感悟得不死

張起巖性孝友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

哈喇布哈　幼侍母輿敦氏居益都嘗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哈喇布哈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輝和爾書及經史記誦精敏出于天性孝壇畔其母攜季子托里布哈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繼從從叔父薩齊蘇平賊山東卒奉其

母以歸

孫抑中郎闞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柏村有亂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不知所之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以上卿大夫之愛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鄭　寅

謄錄監生臣藍嘉瑄